



昌耀 评传

燎原::著

一切都是这样的寂寞啊，
果真有被火焰烤红的天空？
果真有为钢铁而鏖战的不眠之夜？
果真有过如花的喜娘？
果真有过哈拉库图之鹰？
果真有过流寓边关的诗人？
是这样的寂寞啊寂寞啊寂寞啊……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昌耀 评传

燎原::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昌耀评传/燎原 著. - 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8.6
ISBN 978-7-02-006713-8

I. 昌… II. 燎… III. 传记文学-中国-当代
IV.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203781 号

责任编辑:王 晓

责任校对:刘晓强

责任印制:张文芳

昌耀评传

Chang Yao Ping Zhuan

燎原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北京北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437 千字 开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 15.75 插页 2
2008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3000

ISBN 978-7-02-006713-8

定价 36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在谦卑而清澈的光亮中现身(代序)

韩作荣

2007年3月,在昌耀逝世七周年之际,我收到了燎原历时近三年而写就的《昌耀评传》。捧着这一摞厚厚的书稿,我的心瞬间沉重起来。睹文思人,引起我对故去的友人的伤感和怀念,同时也深感这部心血之作沉甸甸的分量。

我想起七年前的大年初三,我和雪汉青去西宁专程探望昌耀,与其诀别的情景,那不愿让对方看到的忍不住的泪水,心的疼痛和他去世后的哀思。我也想起了在昌耀逝世之后,全国数十家报刊自发地刊登文章和专版,对这位经历了太多的冷寂、孤独和苦难,灵魂中却充满爱和良知的诗人予以纪念的日子,甚至直到今天,对他的怀念和研究仍绵延不绝。这种自发性的、带有民间意味的敬重与缅怀,在中国现当代作家和诗人中,可谓绝无仅有。这位谦卑且内心清澈的诗人,他的在天之灵该得到告慰了。

在西宁看望昌耀的那几天,我便得知在生命将尽的关头,他以超常的毅力和坚忍选定并最终修改罢《昌耀诗文总集》的所有作品,交给了责任编辑班果,并郑重地将这部《总集》中“序言”的写作,亲自指定为他的忘年交燎原。正在写《海子评传》的燎原,诚挚而又凝重地接受了这一嘱托,并告之昌耀,他还要写一部《昌耀评传》。这部书,便是燎原继《总集》一万八千字的“序言”之后,履行自己承诺的又一成果。面对这数十万字,我对燎原这满面胡须的西北汉子的一诺千金,对诗的真知灼见以及对友人的深情厚谊深深感动,并肃然起敬,因为在欲望烧红了人们眼睛的今天,这样值得敬重的人已越来越少了。

诚然，喜爱昌耀诗的人颇多，有识见的对诗有透析能力的人也为数不少，但真正理解昌耀、熟悉其人及其生境、并与昌耀有共同地域生存体验、被昌耀信赖，又同时具备前者的人只有一个，那就是燎原，鉴于此，《昌耀评传》也只有他才能写好。

我是在繁杂的工作之余断断续续读完这部书稿的。掩卷之后，发现我原本熟悉的昌耀木讷、孤苦、衰弱的影子突然活了起来，幻化成不同时期十来个昌耀先后向我走来。他们年龄不同，面目相近，身份与情绪相异，却都血肉丰满、性格孤僻、倔犟，心灵敏感、细微、清澈、无羁且自由，然而，对艺术的赤诚，对诗精微的理解与创造，命运、苦难、爱与精神的丰富，又把他们聚合为一个人。尽管他们曾分别为空城堡中胆怯尿床的幼主，朝鲜战场伤残的文艺兵，河北荣军学校的诗坛新秀，青海省文联的诗歌编辑，以诗罹祸的“右派”，因饥谨而恍惚的大山的囚徒，北国天骄的义子，土伯特女人的丈夫，峥嵘亮相的归来者，头戴便帽造访城市的诗人，首届中国诗人奖的获得者……诚然，诗人这些不同的身份和经历我大略知晓，但大都只是个空洞的概念，以及凭借诗句中的描述与感受去想像。可诗大抵无法还原成具体的生活状态，这再造的世界纵然离不开生活的实感，但和现实毕竟是两回事。是这部书弥补了我的缺憾，生动展现了诗人全部生存的命运遭际、来龙去脉、细枝末节，以及情感波澜、地域风俗史与诗人的心灵史。我知道，在不容虚构的评传作品中，这样厚重的作品将付出多少耐力与艰辛，需占有多少信息，继而提炼与选择，才能写出恰到好处

的文字来。作为评传，与传记有别，对诗的剖析与透彻理解，从作品中抽象出诗特有的精神元素，高屋建瓴般地把握诗之总体，在中外诗歌的对比中为诗人定位，由表及里，见微知著，需要批评家的慧眼，需要识见，需要广博的眼界和雄厚的理论准备，正如惠特曼所言：“惟其存在着伟大的读者，伟大的诗歌才有产生的可能。”而中国的批评家，多为小说批评家，遇到诗时大都说不出话来，因而，真正能对诗有独立见解，说出奥妙者少之又少，能被诗人认可并钦佩者则更少了，我认为，燎原应当是其中的一个。

燎原告诉我们，从佃户的女儿曹娥儿教昌耀的乡间儿歌俚曲，

到王家坪私塾他所学的《幼学琼林》、“四书”、“五经”，以及其父王其桂桃源县城的书楼，其母梳妆台上木版的《梁祝》唱词，这些早期的文学启蒙，对古今中外作品的心领神会，为他的写作打下了牢固的根基。继而，燎原还从中发现了昌耀家族对命名的兴致、对文墨的热衷，与诗人的写作形成的隐秘的血缘关系。而在朝鲜战场，与写下《祖国，我回来了》《把枪给我吧》这些名篇的诗人未央同处一室，朝夕相处，无疑对昌耀的写作有着深刻的影响和激励。而在诗人最初写作的《人桥》中，燎原也洞悉了其避热觅冷、避同求奇，“铤而走险”所露出的最初端倪，成为昌耀独有的写作方式长期延伸的起点。

在河北荣军学校，昌耀亢奋而贪婪地进入对诗歌经典的第二次大规模吸纳、阅读。莱蒙托夫、希克梅特、聂鲁达、勃洛克……对此，燎原指出：“这一时期的大规模诗歌阅读，从两个基点上确立了昌耀一生的诗歌创作基座。其一是显性的。它为昌耀延伸出一条与世界现代诗歌写作现场相连接的路径，并初步昭示了其腹地的纵深景观。这样，从诗歌理念、物像取譬、构词方式等艺术形态上，都将使他的诗歌获得一种陌生、新鲜元素的注入，由此而与同时代的诗歌写作者仅只从古典文学中建立传统，或者根本没有传统，只从同时代流行作品中仿制的那种写作，显示出了区别。其二则是隐性的。上述诗人的作品，从人民性、大地情感、自然热爱、社会平等自由等内涵上，为昌耀确立了一种诗人的共产主义乌托邦情结。这是昌耀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支点，没有注意到这一点，我们就无法理解昌耀此后诸如《哈拉库图人与钢铁》《划呀，划呀，父亲们！》《毛泽东》《一天》等等社会意识形态上的诗歌思想踪迹，就无法理解他在《一个中国诗人在俄罗斯》中，那种几乎是用了一生的跋涉，终于回到‘精神故乡’的大欢畅、大欣悦。”应当说，燎原对昌耀的理解是深刻的，眼光是犀利的。很多人喜欢昌耀的古奥、典雅、稚气和天真，喜爱诗人作品的诗性意义、雄奇、高邈、博大和精微，却鲜有人能看透诗人的灵魂。

对于昌耀之诗的本质把握，燎原强调了与置身异地、寄情山水的灵光一闪的即兴写作不同的“方向性写作”，并强调这是诗人积累自己，强化风格，凸现个性的必由之路，并终而成为其区别于其他诗歌

民众的标志。而这种方向性写作,是以诗人特殊资质禀赋的直觉、特殊的敏感,亦即对于大地的原生形态之美、本相和品格的追溯与还原为出发点的。当然,这不是外在的描摹,而是以对于事物特殊的命名能力去发现原始的真涵,使其成为具有创生品格的诗人重要的标志之一。浓郁的本土地理元素,诗歌的“民俗学”气质,被燎原称之为昌耀写作手段中的“绝杀”。但这一切,人文地理、语族源流,是一种光源和能量,是打通时空屏障后,大地、古今、物我在大时空中的同怀和化合。

对于昌耀此类重要作品的写作,燎原的剖析和揭示是层层深入的。在对其“流放四部曲”尤其是《慈航》的解读中,燎原写道:“这种民俗学意义上的土著经验元素和物象,是昌耀本人的诗歌标记,也是他对于中国诗歌语言物象库廩的特殊奉献。”“对于昌耀的诗歌,生命与哲学角度上的体认固然重要,但若忽略了这一元素,那么他与同时代诗人间的差异将会因之大大缩小。”同时,燎原还认为,除土著经验元素外,昌耀在艺术造型上严谨的分寸感和非凡的腕力,是他诗歌世界的另一个标记,它既是一种基本功,更是一位大诗人的重要标志。其作品的恢宏气象,皆赖于每一笔触所渗透的“雕虫”般的汗血与心力。“这里体现的,是一种宗教性的艺术情感。它代表着艺术家在艺术之途上朝圣般的诚勇和苦行,也因而使他们的作品获得了那种真金足赤的艺术含量,并进而具备了‘典’的性质。”难怪这首长诗受到那么多诗人的尊崇,诗评家叶橹先生则称“《慈航》是二十世纪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一幕《神曲》”。

对于昌耀作品中的语言特色,旁逸而出的不同写作方式,几种不同的笔墨,对民歌的营养吸收,以及对西部诗的理解,《昌耀评传》都有着独特的感悟和精辟的见解,以及恰到好处的阐述,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。

如果说《昌耀评传》“评”的部分切近本质,精当、深刻,独具慧眼,言人所未言,而占本书大部分篇幅的“传”的部分亦写得本色、翔实、鲜活、生动,摇曳多姿,不少段落尤为精彩。其中对地域习俗的展示,特有场景和人的生境的描绘,没有长久的生存体验者写不出来。书中对人物性格的把握、揭示,细节的捕捉,令人入脑入心,意味十足。

更为难得的是充盈的感性与理性的融会,“评”与“传”的浑然一体,让这部书既有学术性,又有可读性,既色彩斑斓而又深入诗的内部与人的内心。

例如这样的书写——

“这里是一个拒绝容留生命的世界。此时的天空如果突然闯入一只飞鸟,我想它定然会在转瞬之间被高空气旋所吸没……”

“阴历四月下旬,刚刚起身的麦苗在轻风的吹拂下,从川口一路连绵波动着涌向川谷尽头。依旧是梨花覆盖下的村庄和院落,梨花之下,则是几枝探出农家宅院低矮土墙的红杏,为这个空旷的世界平添了一份寂寞而灼红的热烈……”

“草原上的云雀不仅能从地面啼鸣着直冲云霄或垂直下落,而且能微微扇动羽翼,悬置云空达数十分钟之久。那似乎是一次拼尽一生气力的绝技表演,在这样的高空悬置中,它们枉自长啼,歌声颤颤,直到力竭。就像俯偃大荒中喉头泣血的诗人。”

这些西部场景与生命的描述,饱含诗情的散文笔调,细腻、生动,看似闲笔,却与诗人的生存命运凝于一体,与一些散文佳作相比也不逊色。

燎原还用节省的笔墨,勾勒出昌耀偏执、倔犟,精细,蔫、闷、嘎,外在拘谨内心放纵的性格。一些生活细节,也只有昌耀和他的土伯特妻子才能做出来。昌耀给孩子买了一台小电视,怕孩子乱扭乱拧弄坏,出差时便把电视搬回书房,给机子贴上盖着自己印章的封条,然后再把书房暗锁一道、明锁一道地锁上。每个月买粮油时,怕妻子算不清账,就事先在一张纸条上米、面、油逐一写好价钱,然后一分不差地交给她,让她将纸条和钱交给粮站售货员。如此三番五次,连售货员都禁不住地笑道:怎么还有这样的人!刚刚把家搬到西宁的时候,昌耀教妻子一个外出回家的方法——每行走二十多米时,弯下腰来用粉笔在地上画一个记号,再走二十多米,再画上一次……如此持续重复。回来时,一边在地上寻找记号,一边抬头同周围的建筑物对照……这样的细节,也确是这位大诗人和他的不识字的土伯特女人独有的行为方式。他们的日子清苦,却不寒酸,昌耀一直以家庭开支上的精打细算,保持着一个家庭,也保持着自己作为一个诗人的自

尊。当我们读到这样的文字,再联想到诗人那坎坷的命运、苦难、孤独,备感心酸,既为这苦寒之地竟孕育出一位当代的大诗人而庆幸,也慨叹伟大的创造往往存在于孤苦和艰难之中。

认识昌耀,似乎有个渐进的过程。一些颇具创造力的年轻和并不年轻的诗人对他尤为推重,一大批诗爱者都喜欢他的诗。对于中国新诗而言,他是一座卓然独立的高峰,他的诗也以其自在的方式进入了新诗经典。因而,对于他的研究,这部《昌耀评传》颇为难得,它将与昌耀的作品一起留诸后世。

燎原在书的“后记”中说:“它是我对昌耀的还愿。昌耀曾经用谦卑而清澈的光束照耀了我,现在,我要将这一光束返还回去,使他从幽暗中豁亮现身。”而我同样作为昌耀知心的朋友,能为这部即将出版的书写“序言”,是我的荣幸,能为昌耀的“现身”再做一点事儿,也是我的渴望和心愿。

2007年4月7日

2003年10月2日,当我们一行数人从位于狭长河谷的汽车公路驶上高处的分水岭时,我的手机响了。是威海我的朋友的电话。对方问我现在在哪儿,为什么手机老不在信号服务区,接着说他刚在海水浴场游完泳,打算约我一同去国庆节的特价书市。

而我此时正置身于一片雪原中的高大坂上,公路旁边孤零零的路标指示牌上写着:景阳岭,海拔三千八百米。这是青海北部祁连山支系中的一条隘口,群岭环围之中手机刚刚能接收到信号的一个海拔高度。在我下车接听完电话,再次朝着祁连山腹地八宝农场的方向回首眺望时,觉得心头蓦地怔了一下——仿佛整个世界在身后关闭了似的,我已根本看不清刚才的来路。箕形的雪原上,两侧的山脉以舞台上多重帷幕似的参差掩映,大写意般地退向远方,跃入视野尽头横向堵截的山脉,跃入山脉之上峥嵘的岭垛。而在岭垛的背部,似乎是北冰洋涌来的暖碇阵遇到遏阻般的,在汹涌的反弹中徐徐弥漫、上升,直到彻底封死了天空。继而以大气环流急驰的雾霭,在我回望的视野,笼罩出一个空濛浑莽的太极世界。身旁的俄博上,风马旗十字形的幡索迎风凄厉。

当我的朋友在同一国度东端的海水中,海豚般快活地出入时,我眼前的景象则显示,这里是一个拒绝容留生命的世界。此时的天空如果突然闯入一只飞鸟,我想它定然会在转瞬之间被高空气旋所吸没;而此时如果一定要给这片空间假设一个人,那么,与之最为吻合的,惟有雪原穹庐之下流亡的苏武。

在写下“苏武”这个名字时,我突然意识到,公元前50年这位被流放于冰雪大荒中的西汉使节,实际上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社会族类遥遥谱系的源头。这个谱系的名字,就叫做“流放者家族”。

二十个世纪后的1979年8月,诗人昌耀在其长诗《大山的囚徒》的“题记”中,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:“即今,当我回望西北云空,看层峦叠嶂,有过我们流放的营地,心总是难以平静。——莫不是这天地有负于我们多情儿女如许深情的缘故?”这首五百多行的长诗,写于



从景阳岭回望祁连山腹地

诗人结束了二十一年的流放生涯回到青海省省会西宁约半年之后。这里所谓“我们流放的营地”，即是上述空间腹地的祁连八宝农场。那一时节，我们一行六人正在探访过昌耀的“流放营地”返回西宁的途中。我身边一位身材干瘦但精神顽健的七十三岁的老头——1951年中央戏剧学院的首届毕业生、已经退休的青海民族学院教授刘启增，当年就是那片流放营地中的一员，并且曾任昌耀所在劳教小组的组长。

《大山的囚徒》此后成为中国二十世纪大诗人的昌耀标志性的作品之一。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昌耀最终能够成为昌耀，正是从长云笼罩下的祁连山流放营地开始的。

“荒凉，空旷，孤独，寂寞，这是流放营地的真实写照。在这里，诗人体验到了大自然的壮丽与神秘，也感受到了人类的渺小与孤独。正是这种独特的体验，激发了诗人创作的灵感，使他写出了这首感人至深的《大山的囚徒》。”

《大山的囚徒》是昌耀的代表作之一，也是他流放期间创作的代表作。这首诗以第一人称的视角，描绘了诗人在祁连山流放营地的所见所感。诗中通过对自然环境的描写，表达了诗人对大自然的敬畏与热爱，同时也反映了诗人在流放期间的孤独与寂寞。这首诗不仅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，也是研究昌耀创作的重要文献。

目 录

在谦卑而清澈的光亮中现身(代序)	韩作荣 1
一 “从小就闯入社会的孩子”	1
一、空城堡中的幼主 二、宗祠私塾的读书郎 三、从县立中学到投笔从戎	
二 朝鲜战场	13
一、战火中的少年 二、《人桥》与最初的写作	
三 河北荣军学校	22
一、背景:王氏家族的衰败 二、从桃源到北京的家族迁徙 三、崭露头角的诗坛新秀 四、到远方去	
四 初到青海	42
一、“寂壁乡山” 二、那时节,“我的诗运是亨通的” 三、进入青海省文联 四、第一部书:《花儿与少年》 五、《最初的歌》与初到青海的歌	
五 头戴荆冠	72
一、以诗罹祸 二、家书中的“问题少年” 三、载入“右派”罗网	
六 流寓边关的诗人	107
一、日月山下的放逐 二、炼钢炉前无产者诗人的梦幻	

七	大山的囚徒	125
	一、藏龙卧虎的八宝农场 二、新垦地上的磨镰人 三、“那些日子我们因饥谨而恍惚” 四、“这样寒冷的夜……” 五、天籁萦回的风景写生小品	
八	申诉之路	167
	一、落魄青海的精英者群 二、投向北京求助的信鸽	
九	走出祁连山	182
	一、土伯特的女儿们 二、八宝农场焚书的大火	
十	流徙新哲农场	198
	一、沙尘暴统治的荒原 二、北国天骄的义子 三、“冰河与红灯谨守着北方庭除” 四、西羌雪域的五口之家 五、告别荒原	
十一	否极泰来的 1979	236
	一、“归来者”峥嵘亮相 二、寒春中裹着冰甲的红梅 三、被(昌耀)改写的旧作 四、“流放四部曲”	
十二	“负荷着孩子的哭声赶路”	280
	一、清寒之家的苦乐 二、赞美:在新的风景线	
十三	西部大时空的史记	291
	一、所思:在西部高原 二、西部,“更是一种文学气质” 三、“亚当型巨匠”的金字塔建造	
十四	荒诞生存中的百年焦虑	309
	一、“你的一页电报摊开,早被强意奸淫” 二、诗集出版反复受挫 三、“昂哀冤岛冈桑”	
十五	来自外省的致意	327

一、“读你的诗,总有神交已久的感觉”	二、各地青年诗人们的造访	
三、“太阳城”投来的光束		
十六 听候召唤:赶路		345
一、“一个挑战的旅行者行走在上帝的沙盘”	二、落日中矗立的《哈拉库图》	
十七 婚变:日暮天际的火烧云		363
一、夫妻关系中的裂纹	二、头戴便帽从城市到城市的造访	三、日暮天际的火烧云
十八 无家可归的大街看守		387
一、解除婚约	二、“簪:我从来不曾这么爱”	三、H,西岭雪山诗会上的风景
四、入赘穆斯林平民院落		
十九 地底如歌如哦三圣者		413
一、鲁迅《野草》的投影	二、底层世界的超凡众生	
二十 一个中国诗人在俄罗斯		426
一、世纪末涛声中驶向深海	二、在俄罗斯,灵魂与肉体的浸礼	
二十一 生命中最后的日子		450
一、音乐路	二、身患绝症与《昌耀诗文总集》	三、在桂冠与情义的潮水中
四、“太阳说:来,朝前走”		
后记		490

一 “从小就闯入社会的孩子”

案隋朝案刀王制，代替瞎小缺隋突食即群与自以联，登韶引文即亲父
前平 8691 站主出豨昌丁匪。眼训露鼎个一向主中手站与自主，业
而之固中个一土义意游黄丁施宗然与，子儿站本表该个亥臂即王，司
向认站站运本资业商

一、空城堡中的幼主 累既富树部制站主匪

昌耀在他的许多作品中，一再谈到命运对人的捉弄。我想这其中极具捉弄意味的事情之一，就是与他度过了生命中黄金年华的流放营地相对应，他的故乡，竟然是以人间仙境桃花源而得名的湖南省桃源县——我们这个农耕民族关于美好生活范式的最高想像模型。如若陶渊明的《桃花源记》中，为“避秦时乱”而进入这一“世外桃源”的部族，就是当年秦国的民众，那么，事情就显得更加幽默：西北的秦人为避战乱而“躲进”了桃源的洞天福地，身为桃源人的昌耀却缘着对于边地异域风情的诗意憧憬，却双脚陷入了西北的流放营地。这一方位和命运的大对转，可真合了那句以感慨系之的声调说出的小品台词：缘分哪！

并且，事情还远远不至于此，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中国诗人中，当昌耀事实上就是苦难、坎坷、清寒、孤独等等的代名词时，他身后遥远的童年，却是一幅豪门盛宴的图景。

昌耀于1936年6月27日出生于湖南常德城关大西门内育婴街十七号,而其家族的老宅,则在常德下辖的桃源县三阳镇王家坪村(现为红岩垱村)。此时,昌耀的祖父王明皆作为三阳地区有名的地主,整个的王家坪村几乎就是王氏家族的产业之一。

关于这个家族,我们能够上溯的尽头,是昌耀的曾祖父王成九恍惚的身影。对于这位老人,我们无法获知更多的信息,但仅仅从他作为一名晚清秀才的这一身份,当可感受到他在这个家族血缘传递中

的特殊性和重要性。也就是说,当我们从昌耀,以及昌耀的五叔(中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)为代表的父辈们身上,体察到了一条赓续的文脉而往上追溯时,首先在他的曾祖父这里,即已找到了源流。事实也的确如此,正是这位老秀才,在自己的家庭中设堂开馆,对他这支根系上成串的子子孙孙,进行私塾发蒙形式上心血与知识的亲炙。

但祖父王明皆则是这棵大树上一颗变异的果实。他没有延续其父亲的文化路径,却以自己精明务实的雄心和智力,使王氏家族的家业,在自己的手中走向一个鼎盛时期。到了昌耀出生的1936年前后,王明皆这个老秀才的儿子,已经完成了传统意义上一个中国乡间地主的原始财富积累,不但大跨步地朝着现代商业资本运作的方向挺进,并且成功地实现了经营重心从乡村向城市的转移,进而构成了一个以王家坪的老宅为基地,由三阳镇而桃源县,由桃源县而常德市的资本循环扩张网络。这一网络的核心,就是房地产业加商铺运营。昌耀所出生的常德育婴街,在当时是一个商铺林立的商业街。这条街上的一大片房产和一部分店铺,就属于王家坪的地主王明皆。不仅如此,这条商业街上其他一些业主的店铺,还是从王明皆那里租赁而来。而在常德下辖的桃源县城,王家的产业也以同样的模式铺展开来。这样,仅桃源和常德两地的房租,就是一笔极其可观的收入,更何况这其中王家自己的商铺利润。王家产业如此之大,王明皆显然难以悉数打理。于是便对它们进行了条块分割,分给自己的五子二女。然而,这又是一个大致的产业分割,所有的产权仍属王明皆,各条块的生意由其雇佣的人员经营,其子女的责任和权利,则是就近监督照看并提取部分利润,以此壮大各自的家资。常德育婴街王氏家族这份最大的产业,按照上述的分切方式,王明皆就把它划给了自己的次子——昌耀的父亲王其桂。

那么,为什么是划给了自己的次子而不是长子呢?因为在这之前发生了一件令王明皆遗恨终生的事情。为了叙述的方便,这里先对王明皆的五子二女,按昌耀的辈分称呼做一简略介绍:

(一)大姑:名字不详。一直在桃源老家。

(二)大伯:王其梅。1931年入北平私立弘达中学读书,1932年考入国立北平大学附属高中,同年加入反帝大同盟。1935年北平

“一二·九学生运动”的组织者之一，时任北平学联交际股长。1943年赴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。1949年起，先后任18军副政委、西藏昌都地区解放委员会主任、18军西藏先遣支队司令员兼政委、西藏军区副政委、川藏公路筑路总指挥。1955年获少将军衔，1961年后任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等职。

(三) 父亲：王其桂。1934年前后入北平私立弘达中学读书，1937年在山西薄一波领导的抗日决死队从事指导员一类的工作。之后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。1939年回桃源，建立中共桃源特别支部，任书记。解放初以“叛变革命罪”被判刑两年。“文革”中在东北兴凯湖农场去世。

(四) 三叔：王其葵。一直在桃源老家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期因民事官司被桃源县官府处死。

(五) 四叔：王其棟。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八军当文化教员，五十年代在四川峨嵋安家。

(六) 五叔：王其渠。建国初从南京大学毕业，进入南京博物院工作。不久，调往北京，任历史学家翦伯赞的私人秘书。后在北京中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任研究员。

(七) 七姑：王其榛。1950年曾寄居北京五弟王其渠处，后随女儿一同居住外地。

从上面的简介中我们不难看出，王明皆的长子王其梅此后在这个家族中的分量。并且可以想见这个此后的职业革命者，青少年时代就必然具有的主见和个性，以及在自己人生道路的选择上，与其父亲不可避免的冲突。然而，这个冲突似乎出现得更早一些：1929年，也就是王其梅在常德育婴街附近的隽新中学读二年级时，王明皆不顾时年仅十六岁的王其梅的激烈反对，为这位长子在桃源县包办了一门亲事，并逼迫其结婚。王其梅坚决不从，但地主父亲的威严和意志不容违拗。事情发展到王其梅以吞食鸦片自杀的方式进行反抗而仍无效果时，他终于在1930年毅然离家出走，前往北平求学，继而走上职业革命者的道路，一去不再回头。

所以，常德育婴街的王家产业就托付给了次子王其桂。

但事情并未到此为止。1934年，已经结婚成家的王其桂，也循